

# 北京电影学院

2024-2025-1 学年

课程名称：《戏剧概论》

任课教师：卢暖

作业题目：奇迹中的奇迹——易卜生《玩偶之家》  
的多重解读

学生姓名：祝庆

学生学号：231112014

院系专业：影视技术系

2024 年 12 月 15 日

## 奇迹中的奇迹：易卜生《玩偶之家》的多重解读

### 前言

在完成此次作业之际，我深感自身学识尚浅，恐难以从课外剧本的研读中超越课堂所授之精髓。因此，我认为不如选取课上精读过的篇章作更深入之探讨，一则可巩固课堂所学，二则或能使恩师于批改作业之时稍减劳顿。若能借此机会献上些许意外之喜，提供新颖见解，则是我所期盼的最佳结果。

此般考量之下，愿将《玩偶之家》这部经典之作再度剖析，期望通过对其多层次内涵的解读，既体现对戏剧艺术之敬意，亦表达学生对师恩的感激之情。愿此文不仅是一次学术上的尝试，更能成为师生间思想交流的桥梁。

### 一、问题的提出：娜拉与海尔茂之冲突的意义

易卜生的《玩偶之家》是社会问题剧的经典之作，其以娜拉的出走触发了对于家庭、性别、法律与社会结构的深刻思考。卢暖老师在课上曾说：“《玩偶之家》的结尾绝对不是女性解放，而是婚姻的结束，是爱情的破碎，是绝对的悲剧。”娜拉的觉醒既是一种精神胜利，也是自由主义悲剧的体现：她“决不相信脱离正常人情事理的所谓社会秩序”，毅然选择反叛。在整堂课上，卢暖老师用手术刀般剖析剧本，用各种细节给整部剧定了性：“娜拉出走的结局首先是悲剧性的，她发现了深爱的丈夫原本是一个‘陌生人’，发现了沉浸在爱中，并且一直以来用爱滋养着生活的自己，原本是一个‘玩偶’，这种觉醒无疑是一场灾难。”<sup>[1]</sup>

卢暖老师对娜拉的分析是如此完美和酣畅淋漓，然而，对于海尔茂的分析，卢暖老师将其定义为社会整个观念的化身，“他所有的动机出发都是社会的价值道德。而我们用自身经验对海尔茂的理解，反而是易卜生想要反驳的对象”，因为“易卜生的创作初衷不是想让我们去理解他”。这一观点无可厚非，毕竟正是海尔茂直接导致了娜拉最后离家出走的结局。<sup>[2]</sup>

不过是否有一种可能，海尔茂的形象不仅仅是虚伪或市侩的代表，它更体现了父权社会对个体的深层控制——他既是压迫者，也是受害者；他是社会的一个代表，也是一个牺牲品，一个更大意义上的“玩偶”。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剧中

[1] 卢暖.《戏剧基础理论研究：论戏剧的形式和意义》.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P226

[2] 卢暖.2024年11月14日戏剧概论课程讲义.

的海尔茂之所以成为娜拉悲剧的直接造成者，或许并不仅仅是因为海尔茂自身的原因。而这种多重性为我们重新理解《玩偶之家》提供了可能。

本文试图在结合卢暖老师已有批判的基础上，参考另外的几篇文章，对海尔茂形象进行个人化的分析，揭示娜拉与海尔茂冲突的伦理本质，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伦理秩序重建的希望。

## 二、娜拉与海尔茂的多重解读：从对立到共情

### 1. 娜拉的觉醒：自由与理想的双重构建

《玩偶之家》最初展现在观众面前的是一幅幸福美满的家庭图景：恩爱体贴的丈夫，宠爱且任性十足的妻子。然而，只要留心就会发现，丈夫与妻子的对话中透露出一种居高临下的关系。海尔茂对娜拉的称呼——“我的小鸟儿”、“小松鼠儿”、“不懂事的小孩儿”——在指代共同生活了八年并为他生育了三个孩子的妻子时，其话语内涵的权威性显而易见。而娜拉的反应却是幸福的满足：“生活在世上过得快活，多么有意思！”她并未因丈夫的态度表现出不满，反而沉浸在“幸福幻象”中。

娜拉的觉醒体现在对婚姻本质的认知变化。她从沉浸在“幸福幻象”的“玩偶”，逐渐转变为追求自我的觉醒者。在第三幕的结尾，娜拉意识到，家庭的幸福只是以她的牺牲为代价构建的，而非真实的平等与尊重。灾难促使其精神觉醒，促使她从自设陷阱中跳出，以自己独有的价值标准重新评判夫妻关系。娜拉从对自己内心顺从的生活法则的弃绝开始，迅速完成了对以男性权威为基础建立起的家庭的反叛，达到了对男权社会的反叛。<sup>[3]</sup>

然而，娜拉的反叛本质上是自由主义式的精神觉醒。娜拉的出走更多呈现为个体伦理的抗争，而非社会变革的起点。精神反叛并不能解决现实矛盾，因为娜拉追求的自由既缺乏明确的社会诉求，也没有具体的行动路径。因此，虽具有象征意义，却无法真正撼动资本主义社会的根基。<sup>[4]</sup>

---

[3] 高玉秋. 《玩偶之家》:谁是“玩偶”?[J]. 长春师范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4,23(1):90-93.

[4] 卢暖. 《戏剧基础理论研究:论戏剧的形式和意义》. 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 P226-229

## 2. 海尔茂：压迫者与受害者的双重身份

海尔茂在传统解读中常被视为“伪君子”，其自私、冷酷是娜拉出走的直接诱因。然而，海尔茂的形象比“伪君子”更加复杂：他既是社会秩序的维护者，也是社会的牺牲品。他对名誉的极端重视源于社会对男性成功的苛刻要求。

首先当我们理解海尔茂时，绝对不能忽略之前八年的婚姻时间。戏剧往往集中展现了紧凑的情节，但对于背景中的时间也是重要的故事因素。拿广受批判的“爱的昵称”来说，纵然在清醒过来的娜拉看来那些“小鸟儿”“小松鼠”“小鸽子”的昵称是因为海尔茂没有把她当成一个真真正正的妻子看待，但是在过去的八年中娜拉是享受着海尔茂对她的这份宠爱的，但凡娜拉有一点反对之意，那么我们在开场也不会听到海尔茂对娜拉的昵称了。娜拉成为一个“洋娃娃老婆”，也意味着她自身是享受这种情感的。如果仅仅因为昵称而说他们的婚姻是畸形的，那这也不是海尔茂一个人的错。<sup>[5]</sup>

从人物内在动机出发，我们可以重新审视海尔茂在《玩偶之家》中的行为逻辑。作为一个非常珍视前途和社会地位的人，海尔茂看到自己辛勤建立的生活基础因为娜拉的行为而面临崩溃，这种危机感引发了他强烈的不安与愤怒。当娜拉成为他情绪爆发的对象时，这实际上反映了海尔茂内心深处对于失去控制和稳定生活的恐惧。这一刻，他不再是一个恪守社会礼教的传统丈夫，也不是一个只专注于职业晋升的工作狂；他是一个感受到生活突然失控的真实个体，一个被突如其来的变故所震撼的人。

娜拉因爱而愿意牺牲自己的生命，而海尔茂则为名誉、权利和地位而坚决舍弃。看到柯洛克斯泰第一封信时，他的反应并不是他对娜拉所表白过的样子：“我的两只肩膀足够挑起重担子”，“我常常盼望有桩危险事情威胁你，好让我拚着命，牺牲一切去救你。”相反，娜拉听到的是“你把我一生幸福全都葬送了，我的前途也让你断送了”的怒吼。如果说娜拉的爱情是毫无保留的、无条件的付出，那么海尔茂的爱情则是在不损害个人根本利益前提下的有条件给予。二者在爱情标准上的本质差异使他们的婚姻潜伏着巨大的危机，一旦海尔茂的价值体系遭到损害，他就会起来奋力保护，并不惜亲手推倒被绿色藤蔓装饰着的爱的茅草

---

[5] 孟倩倩. 奇迹中的奇迹 ——再析《玩偶之家》中海尔茂的人物形象[J]. 戏剧之家,2019(10):10-11.

屋。<sup>[6]</sup>当娜拉最终决定离开，留下海尔茂独自面对空荡荡的家，这一幕不仅是戏剧性的转折点，也是海尔茂个人世界的崩塌。

在剧中其他角色似乎找到了新的生活方向的同时，海尔茂却显得格格不入。林丹太太和柯洛克斯泰找到了爱情和尊严，阮克医生通过死亡获得了解脱，而娜拉踏上了自我觉醒的道路。相比之下，海尔茂则被困在过去，成为了时代的牺牲品。他的成功反而凸显了他的孤独，因为他在追求社会认可的过程中失去了最亲密的人——娜拉。

海尔茂的爱情观与事业心曾是他引以为豪的资本，但随着娜拉的离去，他也失去了爱情这一支柱。他现在必须独自应对家庭破碎带来的种种挑战：照顾孩子、面对社会舆论的压力、保住自己的职位。对于海尔茂而言，失去娜拉不仅仅意味着婚姻的结束，更象征着他个人价值观的瓦解。在男权至上的社会环境中，海尔茂的行为受到性别角色期待的影响，这也限制了他对娜拉的理解和表达爱的方式。

在这个背景下，海尔茂的形象变得更加复杂且值得同情。他的行为既体现了当时社会对男性角色的期望，也展示了个人在制度和个人情感之间的挣扎。《玩偶之家》不仅描绘了娜拉出走的故事，还深刻探讨了海尔茂如何在社会规范和个人感情之间寻求平衡，以及由此引发的人际关系中的隔阂和个人无力感。<sup>[7]</sup>

如果说娜拉是意识到自己是玩偶的人，那么海尔茂就是一个更加可怜的玩偶——生为社会的玩偶而不自知。

### 3.娜拉与海尔茂的婚姻：双重价值标准下妥协的结合

娜拉与海尔茂的生活在外人看来堪称完美，是当时社会家庭的楷模。海尔茂是一位有责任感的丈夫，努力工作以维持家庭生计，甚至累得险些丧命；他对娜拉的宠爱和关怀体现了家长式的爱，而这种爱情表达被娜拉欣然接受，表明她在夫妻关系中维护着与海尔茂一致的价值观：男主外、女主内。剧中娜拉的语言显示她不自觉地服从男权价值标准，这与海尔茂认为女人应依附于丈夫的观点相吻合，在他看来，女人就是依附于丈夫的：“谁也不会相信一个男人养活你这么一只小鸟儿要花那么多钱。”“待我好？听丈夫的话也算待他好？”有了这个一致

[6] 高玉秋. 《玩偶之家》:谁是“玩偶”?[J]. 长春师范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4,23(1):90-93.

DOI:10.3969/j.issn.1008-178X.2004.01.027.

[7] 孟倩倩. 奇迹中的奇迹——再析《玩偶之家》中海尔茂的人物形象[J]. 戏剧之家,2019(10):10-11.

的价值标准作基础，娜拉与海尔茂的“幸福生活”自然会出现。

然而，这种表面美满的婚姻建立在一个与现代美满婚姻标准完全不同的价值体系之上。一旦这个虚设的背景被揭露，婚姻的真实面貌便暴露无遗，其脆弱性也昭然若揭。在八年的共同生活中，看似平静的家庭突然遭遇危机——海尔茂生病，生命受到威胁。而解除这一危机的，竟然是娜拉！她为了挽救丈夫的生命，不惜伪造保人签字，触犯了资本主义社会的法律。娜拉的行为既挑战了男性社会的标准，又冲击了支撑社会秩序的法律。她之所以这样做，是为了为未来的爱情储蓄一笔资本，并基于自己心目中的道德标准认定行为的正确性。而这种底气的来源，便是她把自己与海尔茂的爱情想象成理想的实现。正是因为这种精神力量的支撑，她在艰苦的生活条件下才无视困苦，充满乐观的情绪。

尽管剧本未交代两人婚前的经历，但从他们的婚姻生活中可以感受到他们是因相爱而结合的。爱情是娜拉幸福生活的基础，也是她勇敢借债为海尔茂治病的动力。然而，由于不同价值标准下的男女之爱无法开辟婚姻的坦途，娜拉最终发现自己陷入了困境。她对爱的理解——即通过互相给予建立美满家庭——与社会现实发生了冲突，揭示了个人理想与社会规范之间的深刻矛盾。<sup>[8]</sup>

易卜生在《关于一出现代悲剧的札记》中写道：

世界上有两种精神上的法律，两种良心，  
一种是男人的，一种是女人的，彼此各不相同。男女双方并不彼此了解，  
可在实际生活中，总是男人的法律来判断妇女，好像她不是妇女而是一个男人……

如果剧本只为了单纯展现出一个虚伪自私的海尔茂，那我们便会很难理解为什么两人会因为爱情结合，很难理解为什么娜拉曾经对“奇迹”的发生深信不疑。海尔茂究竟是彻头彻尾的市侩，还是在社会的要求下逐渐迷失了爱的能力和独立的人格？如果用易卜生的这段话，或许可以揭示海尔茂与娜拉之间缺乏理解的根本原因：他们生活在不同的价值体系中，导致沟通障碍和误解加深。如果我们因此彻底抛弃海尔茂“觉醒”的可能，那么女权主义的理想就天然将一些人排除在外了。但如果我们愿意去承认人的根本存在意义和价值，我们愿意给哪怕海尔茂一样“虚伪的可悲、可笑之人”一个机会，那么我们便会同情最后海尔茂双手蒙

---

[8] 高玉秋. 《玩偶之家》:谁是“玩偶”?[J]. 长春师范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4,23(1):90-93.  
DOI:10.3969/j.issn.1008-178X.2004.01.027.

着脸，在迷茫中呼喊娜拉的名字……一旦我们不放弃任何一个人改过自新的机会，我们便会对新社会、新未来的蓝图做出更加乐观的描画和准备。

### 三、娜拉与海尔茂关系的伦理重构

#### 1. 冲突的本质：个体与社会的对抗

娜拉与海尔茂的婚姻冲突揭示了个体与社会秩序之间的深刻矛盾。娜拉追求的“自由”是一种个体伦理上的自主，而海尔茂维护的“名誉”则是社会结构的核心价值。这种对立使得二者的关系充满张力。在“伪造签名”事件中，“救夫的行为被视为正义行为，而社会的道德和法律的评判则会被视为僵化、腐朽的非正义行为。但是，“伪造签名”一事，究竟在何种条件之下才会具有正义性呢？我们发现，易卜生设定的不是普遍情境、日常情境，而是一种极端的情况。<sup>[9]</sup>娜拉以个人道德挑战了社会法律，而海尔茂则以社会法律约束了个人伦理。

#### 2. 超越对立：共建伦理的新可能

尽管娜拉与海尔茂的关系走向决裂，但剧本结尾埋下的伏笔——“奇迹中的奇迹”——暗示了另一种可能性。海尔茂在娜拉出走后，“心里闪出一个新希望”，表明他对夫妻关系的理解开始发生变化。他意识到，过去的价值观念已经无法维系他们的婚姻，需要新的伦理标准来重建。

如果将娜拉与海尔茂的冲突视为两种片面伦理的对抗，那么“奇迹中的奇迹”代表了一种整合性的解决方案：通过对话与协商，创造一个以平等和尊重为基础的新型家庭模式。在这个模式中，个体自由不再与社会责任对立，而是通过伦理重构，实现了动态平衡。这也预示着家庭关系的新秩序，在一场巨大的夫妻裂变事件中悄然诞生。

《玩偶之家》中“奇迹中的奇迹”这一概念，象征着娜拉与海尔茂两人关系的根本转变：从不平等的依赖走向基于尊重和理解的平等关系。它不仅表达了娜拉渴望摆脱“玩偶”般讨好他人的生活状态，也预示了海尔茂需要经历深刻的自我反思，学会将爱置于生活的首位，重新定义个人价值。尽管这个理想显得乐观

---

[9] 卢暖.《戏剧基础理论研究：论戏剧的形式和意义》.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P232

甚至有些抽象，但易卜生通过这一设定礼赞了个体精神的独立与觉醒。<sup>[10]</sup>

易卜生创作《玩偶之家》的目的并非提供具体答案，而是要震撼观众的灵魂，激发思考。娜拉的出走象征着女性挣脱社会束缚、争取自我意识的重要一步。她勇敢地关闭家门那一刻，标志着传统势力的崩塌，以及一个追求自由和平等的新时代的开始。娜拉不再愿意被限制在一个狭小的世界里，而是向往广阔天空下的无限可能。她的决定并不意味着对婚姻或家庭生活的否定，而是对未来建立在相互尊重和平等基础上的理想家庭的追求。林太太与柯洛克斯泰的爱情重生同样预示着新生活的曙光，表明经济与精神上获得解放的女性能够创造幸福的生活。<sup>[11]</sup>

#### 四、超越“玩偶”的社会构想

##### 1. 资本主义弊端下的伦理困境

《玩偶之家》所描绘的家庭矛盾，深刻地反映了资本主义萌芽阶段的社会现实。在 19 世纪末的欧洲，资本主义迅速发展，社会关系和生产方式发生了巨大变化。然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本质特征是以资本为中心，劳动者被异化为生产工具。在这种社会结构下，人的价值被物化，个体被纳入资本增值的体系中，导致了人性的扭曲和伦理的危机。

娜拉和海尔茂的婚姻关系，正是资本主义社会中个人与物质、家庭与经济之间矛盾的缩影。海尔茂作为家庭的“养家者”，承担着沉重的经济压力，他不得不“拼命工作”，以维持家庭的体面和自己的社会地位。他对名誉和地位的追求，源于资本主义社会对成功的定义，即以财富和权力为衡量标准。在这种价值观驱使下，海尔茂无法真正理解和尊重娜拉的个体价值，只是将她视为自身社会地位的附属品。

另一方面，娜拉在家庭中的地位和角色，反映了资本主义社会中女性的被压迫状态。她被当作“玩偶”，失去了自主性和创造性，无法实现自我价值。娜拉的觉醒，是对这种被物化和被压迫状态的反抗，但她的反叛在资本主义社会的强大力量面前显得孤立无援。这种困境，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对人的全面压迫和控制，凸显了社会转型的必要性。

---

[10] 卢暖.《戏剧基础理论研究：论戏剧的形式和意义》.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P227

[11] 高玉秋.《玩偶之家》:谁是“玩偶”?[J].长春师范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4,23(1):90-93.  
DOI:10.3969/j.issn.1008-178X.2004.01.027.

## 2.理想社会的构想：从群体解放到个人解放

马克思主义认为，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根源在于生产资料的私有制和资本对劳动的剥削。要实现人的全面解放，必须改变这种生产关系，实现生产资料的公有制，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在社会主义社会中，生产的目的是满足人民的需要，而非追求利润最大化。个人不再是资本的奴隶，而是社会的主人。在理想的社会主义社会中，男女平等得以真正实现。女性不再被视为男性的附属物，而是拥有平等的社会地位和发展机会。家庭关系也将发生根本性的变革，从过去的男权统治和经济依附，转变为建立在平等、尊重和互助基础上的新型关系。个体的自由和全面发展，成为社会的核心价值。

娜拉的觉醒，标志着个体对资本主义异化的反抗。她意识到自己在家庭中被物化，无法实现自我价值，因而选择出走，寻求个人的独立与解放。然而，娜拉的反抗在资本主义社会的强大结构面前显得孤立无援。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个人的解放必须通过改变生产关系才能实现。个人的觉醒固然重要，但只有当广大劳动人民团结起来，才能从根本上推翻资本主义的剥削制度。

或许正如娜拉所期待的“奇迹中的奇迹”，当人们的觉醒达到一定程度，当社会的矛盾激化到无法调和的地步，历史的转折点便会到来。我们可以想象和相信，人类有能力、有智慧创造出更加美好的社会形态，实现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的飞跃。

## 五、结语：从娜拉的出走到“奇迹中的奇迹”

《玩偶之家》以娜拉的出走，揭示了个体与社会的深刻矛盾，也暴露了自由主义的局限性。通过重新审视娜拉与海尔茂的关系，我们发现，伦理秩序的重建，需要超越个体与社会的对立，实现以平等与合作为核心的共建模式。正如那震撼世界的关门声所提示的，传统的家庭秩序已经无法满足人们对自由和尊重的渴望。只有当“奇迹中的奇迹”真正发生，我们才能看到一个更具包容性和正义性的社会秩序的诞生。

剧本结尾，海尔茂听到娜拉向他宣布：只有等到奇迹中的奇迹发生，亦即他们生活在一起真正像夫妻时，她才有可能回到他身边。这时，他“心里闪出一个

新希望”，他也盼望着奇迹中的奇迹发生。当然，作为男权世界的典范人物，他的血液、肌肉中充斥着全部的社会权威的道德法规，从而使他浑身上下弥漫着浓浓的市侩气。易卜生用结尾时的简单行为和语句表明，即使像海尔茂这样的人物，面对生活的巨大改变，原有的道德基础也不能不随之发生动摇。娜拉之挣脱主宰力量的控制使原本平衡的玩偶演出丧失了和谐与一致，不期然向我们显示出被悬置的海尔茂：原来他也是被控制于张弦之上的一个玩偶，操纵他股掌之中的是社会上的“优秀”男人小心遵循的荣誉、权利和地位。而他在寻找新的落脚点时，便不自觉地与“新希望”相契合。这说明家庭关系的新秩序已经在场巨大的夫妻裂变事件中悄悄诞生。人类社会也正是这样迈出了其前进的步伐。<sup>[12]</sup>

## 参考文献

卢暖. 《戏剧基础理论研究：论戏剧的形式和意义》. 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

卢暖. 2024年11月14日戏剧概论课程讲义.

高玉秋. 《<玩偶之家>:谁是"玩偶"?》[J]. 长春师范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04, 23(1): 90-93. DOI:10.3969/j.issn.1008-178X.2004.01.027.

孟倩倩. 奇迹中的奇迹 ——再析《玩偶之家》中海尔茂的人物形象[J]. 戏剧之家,2019(10):10-11.

易卜生. 《<玩偶之家>创作札记》. 见: 林洪亮译. 《易卜生戏剧集》.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99年.

马克思. 《资本论》.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4年.

---

[12] 高玉秋. 《玩偶之家》:谁是"玩偶"?[J]. 长春师范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4,23(1):90-93. DOI:10.3969/j.issn.1008-178X.2004.01.027.